



在元青花瓷器中,有一款四系扁壶,式样相当独特,它小口卷唇、溜肩、体呈扁长方形,肩部两端向下垂到底,长方形砂底,两肩各塑贴两条龙,个别也有无系者或一对环形系。此类扁壶为元代特有,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并非中国传统器物造型。可以想象的是,在成吉思汗的马队向欧洲大陆飞沙走石进发的过程中,随军工匠们从西亚和欧洲的器物中捕捉到了灵感。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中国的家具与建筑中也有不少例证。

据马希桂所著《中国青花瓷》一书中所说,传世至今的元青花四系扁壶仅见 5 件,都在国外。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龙四系扁壶和日本松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孔雀牡丹纹四系扁壶都是这种器物的代表作。我查阅了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国宝大典》,确实没有看到这种扁壶。但日前我在原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修复委员会的理事蒋道银家中见识了一件元青花四系扁壶,与《中国青花瓷》一书图录中的一件扁壶几乎一模一样,除了肩部各塑有两条螭龙外,体量也几乎一样,通高都在 40 厘米左右,而且图案也如出一辙:颈部绘有两朵西番莲,螭龙背部弓起,脊梁上有实心圆点装饰。壶身前后的图案,上面三分之一位置以如意云肩纹勾勒一个区域,内有双凤穿行在缠枝菊丛中,一上一下,引颈相呼。下面是两条三爪龙戏龙翻腾于海水之中,双龙中间是一个火球。龙的姿态和眼神都相当生动,威猛灵动,元气十足。壶的侧面也绘有缠枝莲图案。整具器物构图严谨,层次丰富,疏密有致,浑厚茂朴,和谐完美,富丽典雅。

3 个月前,一个收藏界朋友抱着这样一具扁壶来找他,扁壶伤痕累累,表面的裂痕碎成哥窑一般,有



死而复生的元青花双龙四系扁壶

◆ 湖田青

些地方还有缺损,留下五六个小洞。蒋道银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先将原件拆碎,一一清点,居然有 40 多块。然后用药水仔细清洗,再像拼图游戏一样拼装起来。还得内外兼修——先修一部分内部,再修一部分外部,一层层修到口部。用的是强度很高的进口胶水,缺损处一一补上。更难的是用低温仿釉材料将表面做平,还得用画笔将青花图案补齐。大家知道元青花图案粗中有细,笔意恣肆汪洋,予人雄浑大气的美感,这也是元青花时代特征之一,今人书写的材料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接通 700 年的时代气息确实不容易。好在蒋道银是老法师,数十年的修炼,早已得道,他懂得如何向元代的工匠借几笔精神。如此,修了 3 个多月,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细看之下,糙底,有淡淡的火石红,釉面白中闪青,莹润透亮。修复的那几笔,在细微处体现了水墨画的晕散效果,还有数笔交汇、着墨最浓处那种青中泛紫甚至近黑的铁锈斑,也做出来了。

蒋先生让我拍了几张照片,他的表情是相当得意的。他成功地为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实施了整形外科手术,忠于原作,又让它焕发了青春。在国内,这样的扁壶即使在博物馆也罕见的,以古陶瓷收藏傲视群雄的上海博物馆也没有。

2003 年秋,美国收藏家莫瑞尔夫夫妇将一具体量相当的元青花扁壶拿到美国纽约朵尔拍卖行,最后以 583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创下当时中国青花瓷最高拍卖成交纪录。那具扁壶的纹饰还不如蒋道银修复的那么精美,仅为一龙一凤,而且壶口是重接的,壶身有很长的贯通修复痕迹。

上海解放区税票

◆ 谢德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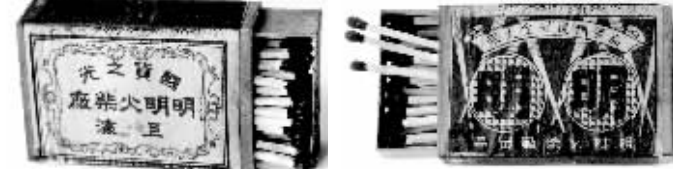
1949 年 5 月底上海解放,成立上海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也得征税为人民办事。因此市府决定六月十四日起恢复征收印花税,当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因而一套临时应急上海新解放区印花税票应运而生。

我收藏有此税票全套 8 枚。其中 6 枚使用旧政权遗留全国券面值税票加印“人民币xx元”及“限上海市用”字样(图 1-6)流通行用。上海是大都市,工商业发达,因此税务部门又设计以高楼大厦及轮船、火车为图的高值“上海市印花税票”两种(图 7、8)。这两种高面值上海市税票现已凤毛麟角,较为难觅。

新中国成立后,财政部成立国家税务总局,设计出统一图案,各大行政区自印的 1949 版印花税票,并在 1950 年 7 月 8 日通知各大行政区税务局“各种加盖、自印印花税票 8 月 1 日起停用”。上海市税务局接到通知前,已在 1950 年 6 月 24 日发布公告。上海各类加盖、自印印花税票使用到当年 8 月底。

天有不测风云。此时上海破获一起伪造“上海市限用人民币 500 元”印花税票案。伪品看上去与真品很像,但真品原票使用面值全国券 100 元税票改印(见图 6)伪品则用面值仅一分全国券面值税票改印,并且无圆齿孔,识别不难。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后,1950 年 7 月 15 日电华东税务总局,通知各种加盖、自印印花税票“都自行规定日期,早日禁止流通”。上海市税务局于 1950 年 9 月 28 日再发公告:重申上海新解放区印花税票使用至 1950 年 8 月辰。同时照顾工商业户与市民尚有这种税票,可在 10 月 1 日至 15 日之内给予调换新印花税票。

这些上海建国前后发行、使用印花税票已成一段宝贵的上海经济史话而受珍爱。



一盒火柴一段往事

◆ 李涌金

世界之大有时却很小。一日在大楼电梯里遇到邻居徐女士,平时见面大家都客气打个招呼,但彼此没有再深入熟悉。那天她对我说,在新民晚报看到我写的文章,文中提到民国时期的上海明明火柴厂,她父亲就是这个厂的老板。这真是太巧了,我收藏研究几十年前的火柴历史,想不到媒体一张报纸就把我和他的后代联系上了,而且是同住一幢大楼。

几天后,我邀请她和她还健在的老母亲到我的家庭收藏馆看看。徐老太太看到满房间琳琅满目的火柴盒非常高兴,尤其看到 70 年前的那盒上海明明火柴厂的火柴(图左),更是激动万分,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讲起他们的明明火柴厂艰辛创业的那段往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和瑞典的火柴充斥上海滩十里洋场。面对“洋火”大举入侵中国,大量白银源源流出,我国民族工业有识之士奋起抗争,在实业救国、振兴国货、挽回利权的号召下,大力发展民族火柴工业。徐老太太说,上海明明火柴厂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建厂的。当时创业初期十分艰难,资金紧张时发工资也很困难,自己辅助丈夫千方百计调头寸,保证工人收入,维持企业运转。为了与日商抗争,徐老板在火柴盒上印上“国货之光”、“品质精良”等口号(图右),大打民族火柴

品牌。在全国同胞群情激昂购买国货的爱国热情支持下,国产火柴销路打开,自己的工厂终于在市场站稳了脚跟。就这样,上海明明火柴厂跟随其他民族火柴厂联袂奋斗,打破了“洋火”一统中国的局面,大长中国人民志气。说到当初办厂之辛酸,徐老太太唏嘘不已。讲到自己的火柴厂能参与抵御日货,她又神采飞扬,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一盒火柴,引出了徐家的一段往事,令人无限遐想。这盒早期火柴虽然外观粗糙,工艺落后,但它毕竟是民族工业的产品。值得骄傲的是,这些火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体现中国人的爱国气节尤为感人。事隔 70 年,看看这些民族先驱留下的尘封泛黄的老火柴,每个中国人都引为自豪。颇为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徐家没有留下上海明明火柴厂任何片纸半页。望着她们遗憾的表情,我决定把自己收藏多年的这盒火柴送给她们留念。徐老太太捧着这盒火柴十分激动,千谢万谢告别。望着她蹒跚渐远的背影,我感慨万千,中华民族就是有了这亿万纯朴爱国的民众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我们的祖国才能日益富裕强大。如今,这盒火柴应该“物归原主”了,在她们那里更有意义。这也许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收藏爱好者的最高境界吧。

潘龄皋书于清末的行书对联立轴

◆ 成春到

笔者从一位老者的家中,获得了一副潘龄皋书于清末的行书对联立轴(右图)。据该老者介绍,这副对联立轴,是清朝末年,他家在朝廷做官的祖父,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至于祖父是如何得到的,他也不说清楚。

潘龄皋,清同治六年正月初九(公元 1867 年 2 月 6 日),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安州镇(古称葛城)西北村,字锡九,号莺城居士。清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在甘肃省历任知县、知州、知府。辛亥革命后,曾任甘肃省省长,后辞官归里隐居。抗战时移居北平,以鬻字为生,因拒绝出任伪河北省省长而被捕入狱,后经友人营救获释。1948 年,对北京和平解放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中央文史馆馆员。善书法,以行书见长,书风平正清雅,与谭延闿齐名,有“南谭北潘”之誉。1954 年 6 月 19 日,潘龄皋病逝于北京,享年 87 岁。潘龄皋逝世后,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较多,但书写的时间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清朝末年书写的很少。而笔者所收集到的这副行书对联立轴,是他在清朝末年的作品,实属难得一见。

潘龄皋于清末书写的这副行书对联立轴,共两幅,每幅长 168 厘米,宽 43 厘米,周围用白绫装裱;对联采用清代皇宫印有两条金龙的对联宣纸书写,上联是“绮蕊瑶笋从幽讨”,下联是“白石清泉闻此言”,上联无款,下联书有“臣潘龄皋”四字,并盖有“乙未翰林”和“臣潘龄皋印”两枚方形印章,每方印章的边长各为 3 厘米,其中“乙未翰林”方章,三个均为朱文,“臣潘龄皋印”方章,“臣”和“印”二字为朱文,“龄皋”二字为白文。从其款和印章分析,这副对联立轴的书写时间,



小铜盒,大罪孽

◆ 卢廷虔

放鸦片,备随时取用。高近 5 厘米,宽 4.8 厘米,为椭圆形柱体。从铜质、做工方面看应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的东西。令人可笑可愤的是盒上的刻画,一面刻一株兰草,还算雅致;另一面则是“只可自乐六经以外之”九个字,盒盖顶上刻“一口”二字。

六经为儒家六部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及《乐经》。它是儒家学说的大全,为人立身的根本,它与吸食鸦片是水火不相容的。民间遂称吸食鸦片的人为“大烟鬼”,因为这些人身体被毁,精神颓废,成了行尸走肉。说“自乐”,也就是说不能与家人亲友等人同乐。人人都去“自乐”社会将不堪设想,说“一口”,成了瘾,它能一口就止?更有“一口”就无害无罪吗?制作者亦知这是自欺欺人的话,但作为掩饰,也显示出对毒瘾的无奈,“此地无银三百两”。当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掠夺者。

一只小小的铜盒,承载了一页罪孽的史实。麻木屈辱的日子永当铭记、远离毒品。

